
目錄

序一	格雷厄姆·韋爾奇	v
序二	小川容子	vii
序三	水戶博道	x
自序	xiv
第一章	為甚麼要學習古典音樂？	
	牛頓的蘋果	4
	甚麼是西方古典音樂？	5
	西方古典音樂的價值何在？	8
	為甚麼要學習西方古典音樂？	11
	西方古典樂期與中外歷史時間軸	16
第二章	音樂的基礎概念及表達元素	
	重複和對比	20
	旋律與音高	22
	節奏與律動	22
	音樂的織體	24
	和弦與對位法	26
	音色	27
	調性	28
	音樂記譜法的歷史	30
	導論曲目	34
第三章	器樂與聲樂	
	樂器的分類法及演變	40
	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的樂器	42
	管弦樂團的發展	44
	聲樂的基本及演變	47

學習樂器與聲樂的議題	52
樂器與聲樂的趣聞	55
浪漫主義時期漫畫家筆下的音樂世界	61
第四章 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	
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的社會	69
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	70
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音樂時間軸	72
音樂風格	74
曲式概要	80
主要作曲家與其作品概要	85
導論曲目	88
第五章 巴洛克時期	
巴洛克時期的社會	98
巴洛克時期的藝術	99
巴洛克時期音樂時間軸	102
音樂風格	104
曲式概要	107
主要作曲家與其作品概要	111
導論曲目	115
第六章 古典主義時期	
古典主義時期的社會	124
古典主義時期的藝術	124
古典主義時期音樂時間軸	128
音樂風格	130
曲式概要	133
主要作曲家與其作品概要	136
導論曲目	140

第七章 浪漫主義時期與印象派時期	
浪漫主義時期的社會	152
浪漫主義時期的藝術	152
浪漫主義時期音樂時間軸	156
音樂風格	158
曲式概要	162
主要作曲家與其作品概要	170
導論曲目	179
第八章 近代音樂	
近代社會	190
近代藝術	191
近代音樂時間軸	194
音樂風格	196
主要作曲家與其代表作品	205
導論曲目	218
第九章 古典音樂欣賞延伸：電影音樂	
電影音樂的起源與演進	228
電影音樂的時間軸	236
優秀電影音樂	238
導論曲目	241
第十章 古典音樂欣賞延伸：音樂劇	
音樂劇的起源與演進	248
音樂劇的時間軸	260
優秀電影音樂劇	262
導論曲目	264

第十一章	給在古典音樂欣賞路上的旅途者	
	聽覺之旅——音樂搜羅及收藏.....	275
	從資訊到認知之旅——視聽資源、展覽和講座.....	280
	體驗之旅——參與音樂會.....	280
	終身之旅——音樂培訓.....	283
	起點—道之驛—目的地.....	284
參考資料	287
鳴謝	294



1

為甚麼要學習 古典音樂？

學習及欣賞西方古典音樂，從來都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因它不像流行音樂般簡易普及。以現代常用語來說，西方古典音樂並不及流行音樂 user-friendly (方便用家)；相反，學習及欣賞西方古典音樂可能是困難重重、充滿考驗、叫人迷惘，甚至感到困惑。總括來說，學習西方古典音樂難免會對連串問題感到有點惆悵：

- 甚麼是西方古典音樂？
- 西方古典音樂的價值何在？
- 為甚麼要學習西方古典音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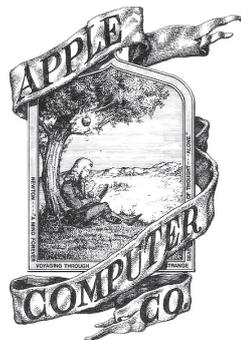
本書的首章旨在探討有關學習西方古典音樂的基要問題，因為提問是尋求知識的起步點。音樂學習不單是感性的發展，更重要是從理性出發的認知訓練。這正說明了西方古典音樂是屬於“知識型”的藝術範疇，即若要充分投入西方古典音樂，無論是主動（創作、演奏）或是被動的角色（聽眾、欣賞者）都需要具備相當程度的訓練，這包括正規（例如器學訓練或修讀音樂課程）及非規範化，從累積而來的自學經驗。

牛頓的蘋果

世界上最著名的一棵蘋果樹，相信是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大門外，牛頓 (Sir Isaac Newton) 當年屋旁的那一棵。牛頓那著名的問題“為甚麼蘋果總會垂直地落在地上？”展示了他研究萬有引力定律的起點。

可能不甚為人知的是“牛頓的蘋果”其實是蘋果公司 (Apple Inc.) 於 1976 年發表的第一個元祖標誌。

“牛頓的蘋果”
與蘋果公司



全球暢銷的 iPhone 流動電話及 iPad 平板電腦的原型，原來都是來自蘋果公司在 1987 年開發、取名“蘋果牛頓” (Apple Newton) 的個人數位助理平台。無獨有偶，20 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也將牛頓的照片掛在他的書房牆上。“牛頓蘋果”的啟示是從提問而引發創意的思維方式，而提問就是思考的基礎及行為的依據。所以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正是西方學術研究的出發點；是尋求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論點的第一步，也是說提問是發掘知識與創造之源。

可能大多數人會認為學習及欣賞音樂並不需要“牛頓蘋果”式的提問吧。音樂對於絕大部分人來說就只有演奏和聆聽，再深入一點也只不過是情感的交流而已，總用不上甚麼思維方式。這偏見正是為何西方古典音樂，似乎成為只是少部分人關心的文化藝術，又或是被認為令人有點“高不可攀”或“高處不勝寒”的學科。有許多人年幼時雖然努力不懈地耕耘苦練音樂，但因為對古典音樂有許多誤解，缺乏對追求目標的認知，所以隨着時間流逝便失去動力，最終選擇放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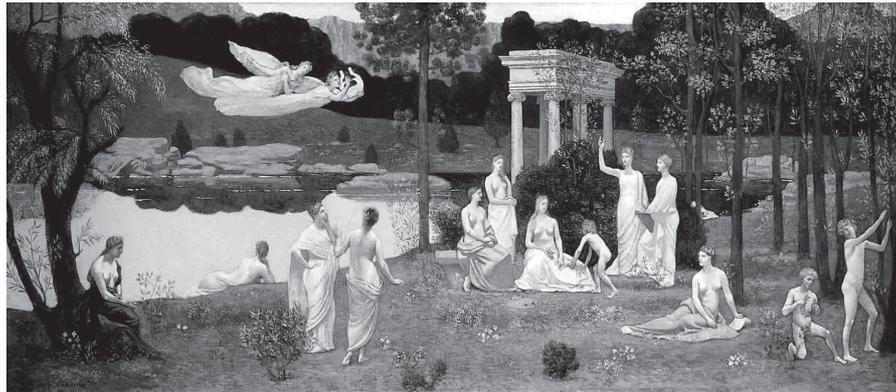
學習音樂最重大的考驗就是“為甚麼”。就讓這書以“牛頓蘋果”式的好奇態度來討論及解釋西方古典音樂的基要問題吧。

甚麼是西方古典音樂？

古希臘藝術被視為西方藝術的主要源頭。英語的“Music” (音樂) 一詞，源自希臘文 μουσική (*mousike*；“art of the Muses”，繆斯)。繆斯是希臘神話中九位藝術女神的統稱，祂們掌管人類靈感、創意、詩歌等各種藝術知識，是文學、舞蹈和音樂的人格化身。柏拉圖 (Plato) 和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都歸納哲學為藝術 (μουσική) 的一部分，而希羅多德 (Herodotus) 則將他寫的散文作品《歷史》(*Histories*) —— 西方文學史上第一部完整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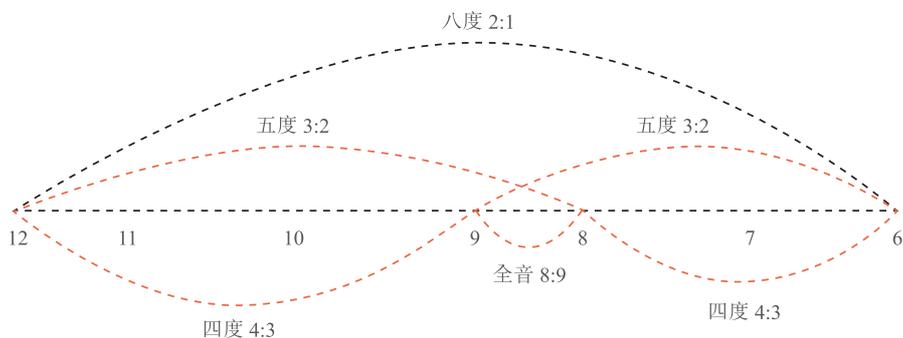
傳下來的書——每卷都以不同的繆斯來命名。英語“Museum”（博物館）一詞，原指“繆斯的崇拜地”。在公元前三世紀所建造、全盛時期藏書量達 70 萬卷的亞歷山大圖書館 (Royal Library of Alexandria)，則選址建在埃及亞歷山大大帝墓旁的一個繆斯寺廟，這些不單反映了藝術在希臘人心中的崇高地位，也證明音樂在古希臘是知識的關鍵，而非現代人普遍認為，只在休閒時作為點綴生活的文娛活動。

《藝術與繆斯女神們》(Arts and the Muses) 由夏凡納 (Pierre Puvis de Chavannes) 所畫。畫中繆斯九姊妹與古代的三位繆斯在帕拉索斯山上聚會，討論科學、詩歌和音樂。



倖存紀錄最早關於西方音樂的研究著作，為生於約公元前約 570 年的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的作品。他是古希臘帶有神秘主義的哲學家，他融合了哲學和數學知識來研究樂律。在其著作《天體音樂》(Musica Universalis) 提出音程 (interval) 是按弦的長度相對比例計算產生，而由這些簡單的數值比例，得出的聲音頻率便會形成和諧的音律。此定律稱為“五度相生律”，又稱畢氏調律 (Pythagorean Tuning)。

五度相生律圖解



畢達哥拉斯比喻音樂像宇宙天體一樣，存在自然的軌道和

規律，因而成就和諧恆久不變的完美基礎。這個以天體比喻和諧音樂的論點，不僅可通過數學計算表現出來，比例規律這點還貫穿於整個藝術與大自然定律之中。這個思想被崇拜數學奧秘的柏拉圖 (Plato) 發揚光大，為數學比例及幾何理論可以解釋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真理，例如“黃金分割律” (Golden Ratio) 的規則，辯證了柏拉圖的論點；認為美就是和諧與合乎比例，即以數字的比例關係組成的任何事物，都可掌握其內部關係的和諧與均衡。

亞里士多塞諾斯 (Aristoxenus of Tarentum) 於約公元前 300 年的音樂論文《和諧的元素》 (*Elementa Harmonica*)，為倖存紀錄古希臘音樂理論的最早來源，也被喻為音樂學的始祖。他推翻了畢達哥拉斯數學比率判斷來推算音階，反對以宇宙論或道德價值觀來註釋音樂，認為應當使用聽覺來釐定音律及和聲。他的倖存作品有《和聲學原理》和《韻律原理》。

波愛修斯 (Boethius) 的《論音樂》 (*De Institutione Musica*) 一書，是在公元 6 世紀寫成的，15 世紀印刷術發明後，成為第一本面世的古希臘主要音樂論文著作。它總結了古希臘數學和音樂的思想，並討論柏拉圖的音樂與社會之間的概念。波愛修斯把音樂分成三類：

- *Musicamundana* 天體音樂論，即音樂為結合數學、宗教的哲學概念
- *Musicahumana* 音樂與人體和靈魂的和諧共存
- *Musicainstrumentalis* 音樂的演奏

波愛修斯的其他著作包括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稱為四藝的研究學科——算術、幾何、天文、音樂——中影響深遠。縱使古代西方對於音樂的概念與現代大相逕庭，值得注意的是波愛修斯在他的《論音樂》一書提出一個頗為人性化的按語：

“音樂是那麼自然地與我們連成一體，即使我們要與它脫離也不成。” (Music is so naturally united with us that we cannot be free from it even if we so desired.)

西方古典音樂的價值何在？

近年流傳兩個有關音樂的迷思：“莫札特效應”和“音樂訓練幫助開發右腦”。在效益主義當道下，它們似乎已輾轉變成了學習音樂的價值。這些都市傳說（urban legend）往往能夠迅速傳播並深入人心，其實只是以“科學研究”包裝，加上傳媒報道的所謂“專家”認可及名人追捧，羣眾自然盲目地追隨流行趨勢。這種現象英文慣用語稱為“jump on the bandwagon”，即“支持流行的取向”的心態，也就是所謂的“羊羣效應”。“莫札特效應”和“音樂訓練幫助開發右腦”可算是完美的例子。

迷思一：“莫札特效應”

這是聲稱嬰兒聆聽莫札特的音樂可變得更聰明的傳說。為甚麼只是莫札特的音樂，而不是貝多芬或其他重要作曲家的作品呢？這個“效應”有科學驗證嗎？

這傳說源於 1993 年，《自然》雜誌（*Nature*）報道加州大學的心理學家發現，大學生聆聽莫札特的《D 大調雙鋼琴奏鳴曲》（KV 448）後，在認知測試中空間處理的部分成績得到提升。《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隨即轉載為：“大學生聆聽莫札特音樂後，在美國學術能力測驗（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SAT）取得更佳成績。”自此，莫札特音樂被包裝為提高孩子智力的靈丹妙藥；更甚的是，令美國佐治亞州州長澤爾·米勒（Zell Miller）在 1998 年頒佈了一項法案，確保每位新生兒的母親獲得免費的古典音樂光碟。同年，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州政府亦通過了一項法案，要求國家資助的日間托兒中心，每天都要播放古典音樂至少一個小時。

近 20 年來，有大量圍繞聽古典音樂能否提升智能的討論。其中，維也納大學在 2010 年發表的研究規模最大，是最全面的匯總分析。它涵蓋了近 40 個研究論文，研究對象超過 3,000 人。其發表在美國學術期刊《智力》（*Intelligence*）的研究報告結果

是：沒有證據支持聆聽莫札特的音樂能有增強認知能力的效果，亦即是明確地否定了所謂“莫札特效應”的存在。

迷思二：“音樂訓練幫助開發右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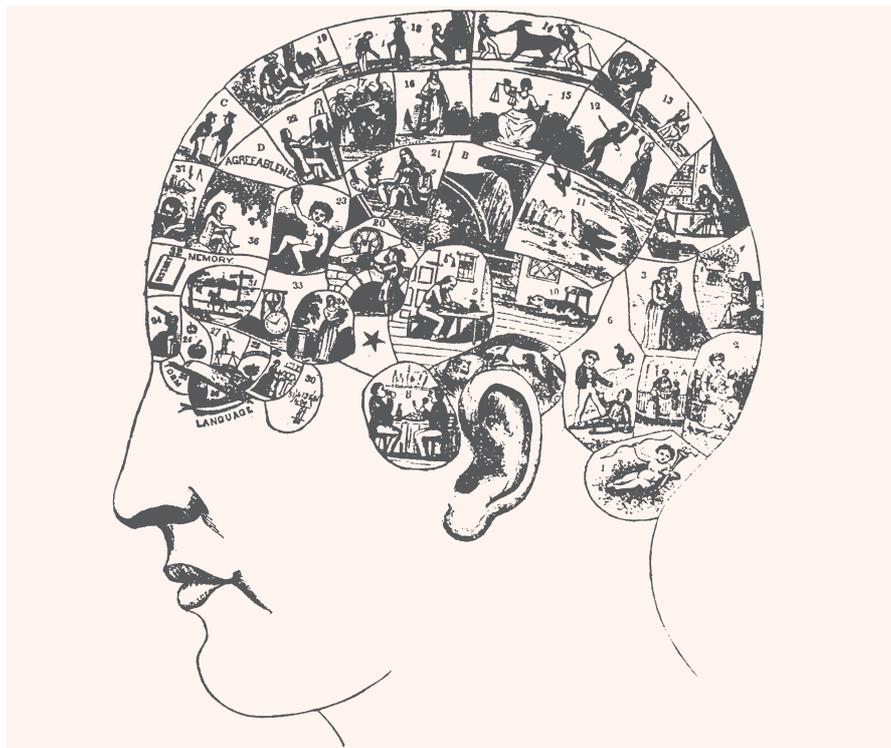
這是另一個在近年流傳甚廣的都市傳說。由於似乎涉及神經科學，所以甚囂塵上，叫普通人不敢隨意挑戰它的權威及真確性。“音樂訓練幫助開發右腦”這說法最大的謬誤，就是以為左右腦是完全獨立分工運作的。

在 20 世紀 50 年代隨着神經技術的改進，獲得 1981 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的斯佩里 (Roger Sperry) 進行了突破性的分裂大腦實驗 (the split brain experiment)，研究將負責連接左右腦的胼胝體 (corpus callosum) 切除後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大腦兩半球分別的特定功能。流行心理學常引用的一些標籤，例如左腦掌管“邏輯思維”，右腦專門進行“創意想像”的工作；又或左撇子是創造性的，富有藝術和情感；右撇子是典型的邏輯及分析型的性格特質。其實，分裂腦實驗或腦功能側化 (lateralization of brain function) 能觀察兩個腦半球各自獨立、不相互牽制時的運作情形。一般人的大腦兩個半球是連在一起的，既相互交流，也相互抑制及牽制，不可能做到訓練右腦而不同時也刺激了左腦。

正如在 19 世紀曾風靡一時的顛相學 (Phrenology) 一樣，“左腦負責邏輯思維；右腦負責藝術意念”的說法，是將複雜的課題過分簡陋化的謬誤。音樂一直被認為是一種偏重右腦的活動，因為已知創造力是較依賴右腦作業的。可是近年腦成像研究顯示，音樂其實同時涉及大腦兩個半球，雖然對於沒有音樂訓練的普通人而言，他們對音樂所產生的大多數反應確實較多倚重右側大腦。

19 世紀法國印象派音樂家拉威爾 (Maurice Ravel) 在晚年患有不知名的疾病，影響了他的左腦運作，令他不能說話及執行複雜的任務，也無法閱讀及書寫。在他離世前的幾年間也失去了所有執行音樂任務包括作曲的能力。相反，俄羅斯作曲家舍巴林

始於 1796 年的顱相學認為，人的心理與特質是受頭顱形狀影響。顱相學於 1840 年代被確定為偽科學。



(Vissarion Shebalin) 和英國作曲家布里頓 (Benjamin Britten) 因經歷了左腦中風而令他們失去口語能力，但卻能繼續寫作音樂作品。

近年有很多研究確認了長期接受古典音樂訓練，是刺激了左腦的發展而並非右腦的。原因是具備堅實音樂基礎的人，會深入分析音樂細緻的結構，運用邏輯去預測演奏者將會作出怎樣的演繹，也會比較自己或其他演奏者的異同。可是一個沒有正規音樂訓練的聽眾，多數是以較整體性的觀感來感受音樂帶來的意境。

由此可見，音樂是因人的不同經歷而產生不一樣的效應。我們接收到的音樂是受到個人性格、知識和生活經驗所影響。擁有很少或根本未曾接受過音樂訓練的人（即代表了絕大多數的聽眾），他們感知的音樂，與實際創作該首音樂的作曲家及演繹者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不同的大腦即使處理相同聽覺訊息也存在多種不同的方式。總括來說，長期的音樂訓練改變了普通人慣常以右腦來處理音樂的方式，叫人較偏重以左腦來作出更細緻複雜的分析。

為甚麼要學習西方古典音樂？

音樂藝術可以讓我們更深入了解人類各方面的狀態。它涉及不只於科學、文化、社會、宗教等領域。所以音樂藝術可作為教育、灌輸及傳播文化的工具，也是宣洩情感和表達思緒的媒介。它既可以昇華道德、聚焦民眾，也可衝破語言及時間空間的界限，實現藝術的整體價值。但藝術的價值其實是超出了個人的主觀；藝術的價值在於它能引證及定義了人類的獨有價值。特別的是它的“價值”亦在乎在不同背景下，藝術的定義與該實踐藝術者的關係。藝術似乎擁有一種特殊的美學持續活動能力，在許多情況下，它的活動能力超出其被創造的那一刻，以至能被延續欣賞及活化至幾百年甚至上千年。這特點辨識了流行音樂與被界定為藝術的音樂，因此，被延續欣賞及活化的音樂，往往被前置為有較高的藝術及美學性。

音樂訓練與大腦演進

聽音樂時，首先涉及大腦皮質結構 (subcortical structures) 包括耳蝸核 (cochlear nuclei)、腦幹 (brain stem) 和小腦 (cerebellum)。然後，它向上移動到大腦的兩側聽覺皮層 (auditory cortex)。當你聽音樂時，也涉及大腦中的記憶處理中心，如海馬體 (hippocampus) 和額葉 (frontal lobe) 最底下的部位。若你有伴隨着音樂打拍子的習慣，那麼小腦也會參與其中。若你也有視譜的話，那便需要運用視覺皮層 (visual cortex) 來讀取音樂符號。而當你聆聽或回憶歌詞時又會涉及位於顳葉 (temporal lobe) 和額葉的語言處理中心。

在進行音樂演奏時，大腦額葉負責規劃演出的細節。同時，運動和感覺皮層 (motor and sensory cortex) 也被啟動來控制大小肌肉及手眼協調。因為演奏音樂需要控制肢體動作、統籌觸覺和聽覺信息，有研究證明大多數擁有專業音樂訓練的人，比一般人擁有更優越的雙手運用能力。科學家發現擁有正規及長期

音樂訓練的人的大腦胼胝體，即用來連接左、右大腦兩個運動皮層區的纖維，較沒正規及長期音樂訓練的人更濃密和粗壯，證明音樂訓練增強了左、右腦的網絡互連性。

科學家發現受過音樂訓練的人在聽覺意象 (auditory imagery) 任務有更佳的表现。從上文所見，長時間接受有系統的正規音樂訓練，即需要進行視譜來演奏或歌唱，加上專注聆聽及分析等積極參與音樂的過程，是必然會為大腦提供全方位式的刺激。

由此可見，有系統地進行正規音樂訓練及累積多年的持續練習，能令大腦的專注網絡 (attention network) 得到莫大的裨益。原因是練習音樂會不斷進行聽覺和視覺的培訓，要求清晰細緻，需要受訓者全神貫注，持續處理及歸納各種大量而不同的感知訊息。

音樂治癒

音樂會觸及大腦的許多地域，因為音樂能喚起情感，觸動心靈，所以能夠吸引人，叫人喜歡。哲學家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曾說：“我們用肌肉來聆聽音樂。”這話並非不盡不實。我們都可曾隨音樂踏腳，“打拍子”，又或會伴隨旋律哼唱，聽到旋律抑揚頓挫的感覺又會影響我們的面部表情。然而，這一切都發生在我們漫不經心時，情不自禁地對音樂產生共鳴。我們的肢體律動往往隨着節奏及旋律起伏作出相應的變化，在不知不覺中表達了個人的情緒。

斯托 (Anthony Storr) 在其著作《孤獨的聆賞者：音樂、腦、身體》(*Music and the Mind*) 中強調，音樂在所有社會中的主要功能是匯聚民眾，緊扣集體意志。原始時代人們圍在一起唱歌跳舞，音樂的作用在今天則演變成多數一個人被動地聆聽音樂，透過去演唱會、教堂或音樂節，以尋求集體享受音樂的興奮和感動。

音樂的節奏及律動可能具有特別強的啟動力，令音樂可以達到治療的效益。帕金森症 (Parkinson's Disease) 患者的肢體運動趨向失去控制適度的快慢調節，甚至有時僵化生硬。可是若

患者接觸到重複有序的節奏和音樂，他們往往能放鬆生硬的肢體，甚至可重拾筋骨活動自如。晚年時患有帕金森症的美國傑出作曲及鋼琴家盧卡斯·福斯 (Lukas Foss)，坐在鋼琴前便會無法控制地顫動肢體，要不然就全身僵化。但在他開始彈奏蕭邦的《夜曲》時，卻可以精準地控制彈出細緻、優美和典雅的旋律，可是在音樂結束時他卻又回復肢體顫動和僵化的狀態。

音樂對於那些有運動障礙 (motor disorder)、失去控制肢體能力的患者極其重要。患有腦炎後帕金森綜合症 (Post-encephalitic Parkinsonism) 患者普遍會四肢緊縮在一起，亦常抽搐，連舌頭也可能收縮至說話不清。但當音樂奏起來，患者便隨即放鬆起來，所有緊縮阻塞的現象就會消失，更可自然流暢地運動，甚至跳舞，四肢彷彿被釋放，於是他們往往都會露出開懷的笑臉。有抽動穢語綜合症 (Tourette syndrome) 的患者，每當他們收聽或演奏音樂時，便可以受一些特定的音樂節奏驅動，達致放鬆及控制抽動的狀態。

音樂的蓬勃感染力能緊扣情緒變化。我們需要音樂，因為它能夠打動我們，激發豐富多彩的感覺和情緒。在治療上，這種力量是非常驚人的。自閉症 (Autism)、額葉綜合症 (Frontal Lobe Syndrome)、阿爾茨海默氏症 (Alzheimer's Disease) 或其他腦退化病情的患者，這些患者即使無法與常人一般去接收或是無法以語言回應，但仍然可以深刻地被音樂感動，並重新提升認知及專注能力。當暴露於音樂的那一會兒，尤其是熟悉的音樂，可能會喚起他們的回憶心態，可以短暫地帶他們回到往日生活的光景。

我們對於陌生的音樂也可以被深刻地感動，甚至產生共鳴。我們都曾經聽到音樂在不自覺地掉下淚水，或許不知道它是喜悅還是悲傷，但突然感覺到壯麗，或是一種孤寂的優美。威廉斯綜合症 (Williams Syndrome) 的患者有嚴重的視覺和認知缺陷，但他們往往擁有音樂天資，對於音樂有着比常人特別敏感的情緒和反應。他們很容易為傷感的音樂流淚；為興奮的音樂激動。

大腦神經學家薩克斯 (Oliver Sacks) 是巴哈音樂的愛好者，他分享了從其專業生涯中遇到的無數以音樂幫助患者的真實個案，並被收錄成臨床軼事，出版成書暢銷全球，其中亦不乏將患者的故事改拍成電影，最為樂道是《無語問蒼天》(Awakenings, 1990)，獲提名角逐三項奧斯卡獎。可見音樂在治療與健康教育方面的效果日漸受到注目。

總結

本書與讀者分享的音樂，不只是忙裏偷閒的文化活動，也不只是消遣作樂時作點綴的背景音樂；音樂更不是附庸風雅，為了自我包裝成有點文化修養，作為添飾品味的工具。

自古希臘時代音樂已被公認為知識的力量，與數學思想結合，追求規律平衡的和諧之道。因此，音樂在西方一直被用作闡述宗教及社會之間的哲學概念。時至文藝復興時期成為包括算術、幾何和天文的四藝研究學科；再經過 17 至 20 世紀西歐的音樂成為追求完美境界的精緻創作，演繹臻於高雅細膩。由此可見，西方古典音樂在過去掌握着人類追求文明及文化思潮的重要歷程。

近十多年來，研究大腦的科技得到大躍進，為音樂帶來一股新衝擊，令音樂獲得許多出人意料的重要發現。原來在大腦中並沒有特定用來處理音樂訊息的地方；相反，音樂需要用盡大腦分佈於廣泛不同的區域來分工處理，說明了音樂是一種人類行為中較為複雜的意識形態，並且是多元化及多變的。因此近年音樂的思維及技能表現，涉及了廣泛的大腦研究題材，包括：言語表達、邏輯思維、情感溝通、記憶和讀寫處理、幼兒發展、文化語言差異、創造和想像力、學習模式、感知處理等繁多的研究，也常引入音樂測試來收集數據。音樂與神經科學表面上看似大相逕庭，卻在近年成為密切的研究夥伴。

在我們日常生活的層面而言，音樂或多或少也掌管着我們的心靈健康，讓我們活得更多姿多彩。在現今社會，很難想像

有從未受音樂感動的人；也很難想像沒有兒歌、校歌、國歌、流行曲、宗教和節日歌曲會是怎麼樣的文化生活；電影若沒有配樂仍能感染人嗎？廣告沒有配樂仍能宣傳商品嗎？悲傷時沒有音樂哪有淚水？快樂時沒有音樂哪有欣喜？